

◎乡村纪事

记忆深处的南墙根

□陈向锋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进入冬天，农闲的人们都要到南墙根去晒太阳。我们那时常说：“走吧！去南墙根晒暖儿。”

那时候，这里是全村的娱乐中心，南墙根对面是一个大坑塘，养了一坑鱼。我早上学时，还捡到一条被冰冻着的家鱼（也就是白鲢）。可能是鱼缺氧，跃出水面搁浅了，结果冰冻住了，最后成了我的美餐。鱼是村民们集资养的，开春放鱼苗，等到春节时捕鱼再分给各户。

晒暖儿的地方视野开阔，无遮挡物，阳光充足。南墙就垒在坑塘岸上路边的高岗上，这是三户人家40米左右的围墙，实际在住户院子里也就两米高，但墙外地势低，看起来有近三米高。这里是理想的避风港。

吃过饭，人们各自带着小板凳，带着一个玉米包衣编的苫片，或者靠着墙坐在砖头木块上，三五成群，烤着

◎往日情怀

□周桂梅

好久没吃爆米花了，一到冬天，就想念那种香喷喷的味道。看见超市里摆放的那些爆米花，就兴奋得不得了。看了看标价六元一小袋，毫不犹豫地买了一袋。

当拆开袋子时，那股清香扑鼻而来，依稀感觉和童年时代的爆米花没有多大差别，只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
童年有许多乐趣，爆米花只是其中之一。每年秋天过后，我们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大街上突然到来一位炸爆玉米花的师傅，满脸黝黑、露着洁白的牙齿在向我们招手微笑。

那时候，家家户户的墙壁上、树杈上、屋檐下都挂满了成串的玉米，满院子黄澄澄的甚是好看。入冬后，地里没啥农活儿，炸爆玉米花的师傅就该出动了。他们拉着架子车，上面放个小火炉，一大袋煤炭，一个小风箱和一个爆米花的机器，就可以做生意了。每到一村，找个宽敞避风的小巷子，把火炉升起来，然后把爆米花机放在火炉上面，先用自己随身携带的玉米炸上一锅，弄个响声，村民们听到响声或闻着香味不约而同地就赶来了。

我家第一次炸爆米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那天，听说有炸爆米花的来我村了，我和姐姐一人端着一大碗玉

火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。都是什么三国、水浒故事，以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抬杠话题。

“将军！”“升象！”“拱卒！”“哎呀，马丢了！”“不中！悔棋！”

周太爷和坤太爷在下象棋，旁边围一圈人在观战，杀的是昏天地暗，难分高下。

三爷和四爷在和一群人讲他们年轻时在周家口、广州白云宾馆干厨师时的奇闻轶事。

大坑里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几个顽皮的孩子在捡拾着烂瓦片，抡圆胳膊，脚使劲掷向冰面，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瓦片撞击着冰面，滑向坑塘对面，比赛看谁掷得远。这时候，妇女们纳着鞋底，用钢针时不时地在头发里抹一下，飞快地纳几针，呵斥着自己的孩子赶快上岸，唯恐滑进冰窟窿里。

岸边的杨树下，剃头匠杨二银已经支起了摊子，凿冰取水，炉子里燃起了火，锅里冒着热气，给老人们洗着胡子，然后拿着剃刀在树上绑着的帆布片上蹭几下，开始给老人们刮

脸。

太阳暖暖地照着南墙根的人们，忙碌了一年的农人们，在这个冬季难得清闲。老人们把手装在袖筒里，翻晒着长长的一生，那包含着酸甜苦辣的一生；尽情享受温暖的阳光，不知哪一天就看不见了阳光。他们不时眯起眼睛看看太阳，期盼着来一场大雪，好让来年的麦子有一个好收成。

日影西移，晒暖儿的人们渐渐散去，消失在黄昏的日影里……

时光流转，如今南墙根已不复存在，大坑已于2015年填平，只剩下一小片的面积，一条宽阔的水泥路自西向东贯穿全村。曾经的南墙根成了一个大广场，这里仍然是村里的娱乐中心，广场上安装了各种健身器材，每天都聚集着健身的人们。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拔地而起，图书阅览室里有各种书籍，农闲的人们可以静下心来尽情阅读。

老人们已相继去世，再也寻不见挤在墙根下晒暖儿的三爷、四爷、周太爷和坤太爷了……

爆米花

米，一人挎上个竹篮子，一路小跑去找那个炸爆米花的“所在地”。穿过几条巷子才看见那里围了好多人，走近一看大人们在一旁排着队，小孩儿围成了一个圆，我只好见缝插针挤了进去。

只见地上摆着用半截铁桶做成的小火炉，炉上架着黑乎乎像大炮一样的爆米花机，爆米花师傅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摇动着那个“黑机器”，我们这些小孩子里三层外三层把他围在中间。因为我个子矮小，一会儿可把我挤出了“包围圈”。随着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一团白烟升腾而起，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爆米花蹦得四下分散。当时吓我一跳，立马抱着头蹲在了地上。

等我回过神来，看见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争抢着捡拾地上散落的爆米花。而我呢，一个也没抢到。看着他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，那诱人的香气让我的口水喷涌而出，真想上去从他们手中抢一个尝尝鲜。

终于轮到我家了，他们都已经尝到了“甜头”，不再那么拥挤了。姐姐在一旁嘱咐我说，等到出锅的时候，让我捂住耳朵，然后把脸背过去，等响声过后再捡拾地上散落的玉米花。

我在姐姐的保护下，勇敢地站在

最前面。只见那位师傅把爆米花机器倒立起来口朝上，把玉米倒进去，然后拿起一个小扳手样的工具把它扣严实后放在了火炉上。这位师傅戴着一双破手套，一手拉风箱，一手摇黑色的锅，手柄处还有一个圆形钟表。他一会儿往炉火里添几块煤炭，一会儿用铁钩钩一下炭火，那火苗立马往上猛蹿。

炸一锅爆米花需五六分钟，时间一到，只见这位师傅一只脚踩着黑锅的中间部位，左手拿起一个小钢管撬开黑锅的顶端，瞬间“嘭”的一声将玉米翻飞到布袋里。然后这位师傅将布袋口放进竹篮子内，“哗啦啦”一竹篮子白里透黄、香喷喷的爆米花就成了我们日夜盼望的一顿美餐。

每出一锅，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疯抢，大人们脸上也绽开了笑容。炸一锅玉米花能盛满一竹篮子，只需两角钱。有的农户干脆炸上两锅足够一大家子品尝了。有些农户端来一碗大米，还买来一小包糖精，放上半包掺在玉米或大米里面，爆出来的米花就好吃多了。爆米花吃够了，孩子们追着、打着、闹着，打闹声和嬉笑声冲破了寒冷，也冲破了小巷。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爆米花的味道，它把我们的童年都幻化成一个甜蜜的梦。

今天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新型的爆米花机器有多种多样，插上电无烟无尘，随吃随爆很方便，而且口味也是多样化的。但仔细品尝后，再也找不到孩提时代那些爆米花的味道。也许我们怀念的不是那时候的味道，而是童年里那段香甜的记忆。

◎往事如烟

儿时的南大坑

□班自亮

我们村子里有三个坑塘，为了区分，按照形状其中两个分别叫长坑和圆坑，一个比较大的坑塘在村子的南面，都叫它“南大坑”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没有电扇和空调，夏天，南大坑是小伙伴们避暑纳凉的好去处，它伴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。

南大坑是当时生产队取土制坯烧窑形成的，用来蓄水灌溉农田。坑塘长约50米，宽40米，坑的南边有个小水沟，直接连着幸福三支渠。三支渠的水源源不断地向南大坑流淌，坑塘始终保持着高水位。坑塘的底部全是硬沙底，捧起泥沙，可以看到金光灿灿的亮点，听大人说那是金子颗粒，可以在沙子里淘金，小伙伴们就争抢着在沙子里找那些发光的亮粒。

南大坑位于村子和学校之间，每天上学都要从此经过，当时全村只有一口水井，小伙伴们早上上学，顺便也在这里洗脸；每到夏天中午放学，小伙伴们就开始下水游泳，游泳都是自学。

学会游泳的小伙伴，就开始向坑里游，没有专业教练，不会规范的蛙泳，只会用狗刨、仰泳、潜泳等，从这头游到那头。有时我们还进行比赛，看谁游得远、游得快。有个比我大七八岁的小伙伴，是个“孩子王”，潜泳相当厉害，他在岸上深吸一口气，一头扎进水里，大约五分钟都没有出来，小伙伴们只看到水里冒着气泡，生怕出什么事，正在焦急等待中，突然在坑塘的尽头露出个头，小伙伴们齐声叫好，他当时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如果小伙伴们洗了一遍，在岸上晒会儿再洗，有时洗完澡，还到生产队麦场里翻跟头，从这头翻到那头，光着膀子也不怕扎疼。有一次我在水里潜泳，一头扎在石头上，头上直冒血，口子长约两厘米，当时也不害怕，不哭不闹，小伙伴们送我到卫生所，村里的赤脚医生用酒精消毒后，抹点消炎粉，包扎后我就出去玩了，几天后就好了，继续照游不误。过去的孩子都处于散养状态，没有什么安全意识。现在想起来，的确存在很多安全隐患。

每到春季，生产队组织社员投放大量鱼苗；到了夏天，鱼苗渐渐长大，小伙伴们有时向坑塘里撒些食物，鱼儿竞相争食。在坑塘里站立，小鱼会时不时地叮咬，那种感觉特别惬意。有时因天气原因，坑塘底部严重缺氧，大鱼小鱼都浮出水面，有的大鱼在水上乱飞，每当这时，小伙伴们会快速跑回家，拿网兜到坑塘网鱼。过年时，生产队就组织社员捕鱼，每家分上十来条大鱼，能过一个丰盛的年。

小伙伴们在坑塘里游泳嬉水，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后来地下水位开始下降，河渠干涸，只有下雨时才有积水。到了90年代，坑塘慢慢开始干涸，夏天已无法游泳。

每次回老家，看到昔日的南大坑已经完全干涸，村民在此种了树木和庄稼。过去在此游泳嬉水的小伙伴，都已年过半百双鬓白发。

南大坑留下了童年美好的回忆，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，还是经常怀念那时小溪流水、池水满塘的美好时光。



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

